

一年以前，五四运动促进了这条道路。许多年轻的女学生参加了新国家。她们进入那门工作。她们就组织女子乡村妇女的委员会。但上流社会的夫人們却不接受她们的意见。她们指出自己家的男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新国家的这些姑娘是危险的妇女。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美）A·史沫特莱著
万高潮 魏阴康译

中国革命中的 女人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美) A·史沫特莱·著
万高潮 魏明康·译

中国革命中的 女人

濟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革命中的女人 / (美) 史沫特莱著; 万高潮等译.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6. 12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ISBN 7-80710-339-6

I. 中... II. ①史... ②万... III. ①妇女-研究-中国 ②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D442 ②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681 号

责任编辑 张 静

封面设计 大象无形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250001)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

字 数 1248 千

定 价 298.00 元 (共 10 卷) (平装)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译 序

本书是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0—1950）于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纪实性著作。作者在书中自题“献给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确实，作者在书中以主要篇幅热情歌颂了中国女性在中国革命中建立的特殊功勋，同时对其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专制主义残酷压迫下所遭受的深沉苦难与凌辱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对中国女性中为虎作伥者的丑行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译本据纽约女权出版社1976年英文版译出，译文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目 录

译 序	(1)
-----------	-----

上篇 献身之路

第一章 妇救会长	(1)
----------------	-----



一年以前，新四军开进了这条河谷，许多年轻的女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在政治部门工作。这些姑娘敲开了乡村妇女的家门。但上层社会的夫人们拒不接受她们的宣传，反而指使自己家的男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新四军的这些姑娘是卖淫的妓女。

第二章 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	(10)
---------------------	------



妇女中许多人说，中国不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她们便不结婚，



中国革命中的女人

这倒是一桩新鲜事。因为在中国，结婚被认为是每一个姑娘的责任。如果她们不结婚，单单是她们的家庭对她们施加的压力就会使她们的生活变得极其悲惨。女性一到 25 岁就被认为“老了”。过了这个年纪，便没有几个人认为她们还会有结婚的幸运。

第三章 女织工 (14)



我的年轻伙伴似乎特别仇恨纺织女工。他告诉我说：“这些女人作为同性恋者，在全中国都声名狼藉！”

她们拒绝结婚。如果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结婚了，她们就用自己的的一部分收入去贿赂自己的丈夫，并唆使自己的丈夫娶姨太太。“她们随便挥霍自己的钱！”他叫道，“我每次去电影院，都看见她们成群结队地坐在那里，手拉着手。”

第四章 女雇农 (24)



在宁冈县，未曾裹脚的女雇农数以千计。作为劳动一年的报酬，地主仅付给她们一点点稻谷和四五块银元。组织赤

目 录

卫队的时候，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踊跃报名。她们说：“看——我们是大脚，从来没有裹过的大脚。我们可以像男人那样行走和工作，我们像男人一样强壮。给我们枪吧！”

第五章 女共产党人珊辉 (30)



珊辉的家庭和她以前的未婚夫的家庭都要求国民党逮捕她。这对她及她的孩子均意味着死亡。和她一起工作的2个妇女、3个男人被捕了，其中妇女的乳房被割了下来，然后5个人全在大街上被砍掉了脑袋。工人们在棺材上钻了一个出气孔，将珊辉和她的孩子藏在里面，把她们抬出警备森严的城门。

第六章 矿工之家 (39)



从阳泉下来时，看见了许多中国青年人的尸体。在许多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亲人被日本人杀害。有时，日本人将一个村子里的全部青年人都杀光。日本人用绳索将这些青年人绑在一起，然后用军刀砍下他们的头颅。按照日本人的理论，活着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是危险分子。



中国革命中的女人

第七章 姐弟俩 (43)



一个士兵装出一副正在读信的样子，其他士兵则咧嘴大笑起来。前者开始读出一些淫秽的词句，而且越读越下流。姑娘的脸烧得通红，她用手掩住面孔。一个士兵走过来抓住她的手臂，她挣开了。“你的裤带为什么这样紧？”他一边问，一边伸出手臂搂住她，在她的唇上猛地吻了一下，把她的衣服从身上撕下来，将她剥得赤条条的，匪兵们轮奸了她。

第八章 蒋介石夫人与萧红 (54)



蒋介石夫人很有教养，情趣高雅，而且聪明过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她打扮得优雅大方。她的精神有点忧郁。她是一个精明、完美而自信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另一个姐姐孙中山夫人变老了，也不如以前漂亮了；而蒋夫人却愈来愈自信，愈来愈有权势。

第九章 我的中国儿子 (57)



在中国的外国人说，游击队的小鬼是军官们出自同性恋的目的弄到军队里来的。这

目 录

在一些有病态心理的人们中广为流传。也许我这个人太天真了，以致受骗上当。然而，军队中却没有几件事情能够瞒得住人们的眼睛。指派给我的小鬼是游击队的所有小鬼中的一个典型。

第十章 贵清、梁香和木子小姐的故事 (73)



终于有一天，他见到她了。她站在离他不远的走廊上，身材小巧玲珑，皮肤洁白细腻，眼睑细长，眸子又黑又亮，一条粗大的黑辫子搭在背后。风吹过来，压弯了她面前的赤杨树，她用和服的长袖带住树枝并将树枝提起，衣袖就像小鸟的翅膀一样舒展开来。

第十一章 献身之路 (89)



我倒下了，我发现自己倒在一个姑娘的身上。鲜血像一条暗红色的小河，从她的脖子上缓缓流出。这时，不知什么东西沉重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把我压向身下的尸体。我根本不能动弹，只听见几声痛苦的呻吟，只觉得我身上的躯体在战抖痉挛，一股温湿腥臭的液体流遍了我的全身。接着，我听见步枪射击的砰砰声和男男女女的尖叫声。



中篇 苦难的歌

第十二章 苦难的歌 (113)



一天晚上，在中国内地的一家小客栈里，一位来自广东的中国姑娘躺在一张中式雕花床上，向我讲述了她的童年生活。她把小巧而洁白的双手交叉着枕在头下，唱起了一首古老的中国民歌。像绝大多数民歌一样，这首歌也是十分简单的，它叙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

第十三章 难民 (117)



列车进站了，每一节车厢两头的门前都挤满了人。在我身后的座位上，我听见有人在轻声说着什么。我站起来，回头一瞧，只见一位父亲正在跟怀中抱着的幼儿说话。“打倒日本人！”父亲说。幼儿稚嫩的声音重复道：“打倒日本人！”“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贼！”细小的声音尖叫着。

目 录

第十四章 五个沈阳女人 (124)



监狱长对年轻姑娘说：“告诉这个外国女人，监狱长病了，没有他的允许什么也不能干。”然后他又私下对她说：“不行呀，这个女人也许不是来参观什么监狱的。对于一个外国记者来说，眼下监狱还不太清洁，不太中看。”“监狱里的女犯都犯了什么罪？”我问她。年青女教师回答说：“主要是杀人罪。”“杀人罪？……什么原因……杀了谁？”“自己的丈夫。”她答道。

第十五章 徐美林 (132)



美林像一个幽灵在这套奇特而丑陋的公寓里徘徊，就好像徘徊在长期被人遗忘的中国古战场上一样。她是一位旧式妇女，热爱中国的旧东西，保留着旧式妇女的含蓄、尊贵与宁静。同时，她也是无知、迷信而且多疑的。她唯一懂得的，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下篇 死的生活

第十六章 死的生活 (139)



谷兰得知丈夫的死讯后，神志便有些不清醒了。她无休止地自言自语。在她说话的时候，如果她的朋友们离开房间，她就会站起来，跟在她们后面说：“他们绑住了他的双手，强迫他跪下，然后砍掉了他的脑袋。可他临死之前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第十七章 烈士的遗孀 (153)



“打倒孙传芳！革命万……”一排子弹切断了他最后的声音。他的尸体痉挛着，随后瘫软下来，倒在地下——他的头在尘土上压出了一个坑。这时，又响起了一排送葬的枪声。接着，一个军官走上前去，将尸体踢得面孔朝上，然后举起手枪，一颗子弹射入死者口中。

目 录

第十八章 中国的显贵文人 (173)



我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一边交谈一边喝着杯中的酒，还别有风度地使用筷子吃菜。接着，我

的一个东道主宣称：“我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阶级，阶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输入中国的。我的人力车夫拉着我在大街上跑时，我和他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说说笑笑。”“如果您不得不拉着他在大街上跑的话，您还会是他的朋友吗？”我打断了他的话。

上篇 献身之路

第一章 妇救会长



一年以前，新四军开进了这条河谷，许多年轻的女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在政治部门工作。这些姑娘敲开了乡村妇女的家门。但上层社会的夫人们拒不接受她们的宣传，反而指使自己家的男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新四军的这些姑娘是卖淫的妓女。

当我首次见到蔡老妈妈的时候，她已经作为一位妇女领袖在这条河谷崭露头角了。作为江南女性，她的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她的皮肤是褐色的。她那已经衰老的双手上，静脉管就像山梁一样鲜明地突起。她瘦削而结实。当她说活的时候，她的声音坚定而高昂。她那已经出现了根根银丝的头发，从高高的前额朝后梳着，在脖子后面卷成了一



中国革命中的女人

个髻儿。作为一个农家妇女和许多孩子的母亲，她的一生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磨难，但她从不讲这些。她的白布上衣的扣子全都整整齐齐地扣着，连风纪扣也如此。她的黑布长裤永远像刚刚洗过一样。她们这些人没有谁熨过自己的衣服，可蔡老妈妈总是用重物将自己的衣服压得平平整整。她就是尊严与坚强的化身。

很难相信她已经 68 岁了，因为她显得那么年轻。她告诉我，她是有 4 个孩子的寡妇。她有 3 个儿子，2 个大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小儿子 15 岁，在家里帮助她和媳妇干农活。

乡村的生活是乏味而单调的。但是 1 年以前，新四军开进了这条河谷，从此以后，整个世界似乎都随着新四军前进了。许多年轻的女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在政治部门工作。这些姑娘敲开了乡村妇女的家门。于是，旧世界土崩瓦解了。但上层社会的夫人们拒不接受她们的宣传，反而指使自己家的男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新四军的这些姑娘是卖淫的妓女。后来，这些姑娘来敲蔡妈妈的门了。蔡妈妈直视姑娘们的眼睛，她知道了——她们都是好姑娘！她请她们进屋，在她们面前摆上一碗碗清茶，还把自己的儿媳和邻家的妇女都叫过来和这些姑娘坐在一起。用这样的方法，妇女救国会在这条河谷诞生了。它日益发展，今天已经有了一百多个会员。

在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小道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妈妈那干练的高高的身影。她动员妇女参加识字班、

第一章 妇救会长

讨论会，认识战争的形势及妇女应该怎样支援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人们看到妇女们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做针线活。我问她们忙什么，她们回答说：“为新四军做军鞋！”

越来越多的妇女接过了以前由男人干的农活，因为年轻力壮的男人都参加了新四军。老头和小孩或者在地里帮忙，或者往前方运军需品，或者往后方送伤员。每逢节假日，妇女救国会的会员总要去医院慰劳伤病员——给战士们送食物，为他们唱歌，和他们交谈，等等。蔡妈妈常常在病房发表演说。她对伤病员说，他们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妇女救国会的孩子。她还向伤病员宣传妇女的权利，要他们动员自己家里的女人参加妇女救国会。有些男人还是第一次听这样的演讲，他们充满了对蔡妈妈的敬意。看来，在这些事情上，比起西洋男人，中国的男子似乎更有修养、更加宽宏大量。在他们之中，反对“新运动”的人微乎其微。

新四军女战士开班授课以后，妇女们变得特别自信。女战士在讲授对付日本间谍及其在战区的破坏活动的方法时，鼓励妇女们成为“新四军的眼睛和耳朵”，鼓励她们与失败主义作斗争，鼓励她们随时随地监视奸细和叛徒，鼓励她们抵制日货。女战士用一句口号概括了所有这些活动的内容：保卫我军后方。从此以后，妇女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地坐着听男人们卖弄小聪明了，她们参与各种



中国革命中的女人

谈话，传播外界新闻，出席群众集会，检查从河谷经过的每一个陌生人。

有时，有那么个把男子跳出来反对新女性。例如，有一个姓张的商人宣称，每当妇女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们总弄得男人们精疲力竭，连牛马也累得够呛。他说，蔡妈妈是这些女人中最可恶的一个。这个张姓商人对蔡妈妈恨之人骨，因为她揭露了他的丑行。这个人四下收买蜡树籽。平时，老百姓都从这种树籽里榨油制蜡烛。张姓商人囤积这种树籽，把它们运到芜湖市出售，而芜湖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妇女们急于了解他从事这种交易的原因。她们问：张姓商人从日本人的战线通过，这个月进，那个出，竟然毫无困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条河谷的蜡树籽为什么突然找到了这么大的销售市场？也许，是日本人需要蜡籽油！没有人看得起张姓商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河谷新开了一家鸦片烟馆。村里的地痞、流氓甚至某些农家男子，都在那里大肆赌博，挥霍钱财。

一天，蔡妈妈径直走进张的店铺，质问他。张姓商人故意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反问蔡妈妈是否想买他的树籽。这是一种侮辱，更是对这位老年妇女及河谷每户贫困的农家的嘲弄。很快，这位商人就知道蔑视人民的愿望意味着什么了。再没有任何人到他的店铺来做买卖了。每当他从街道上经过时，人们总是侧目而视。小孩子跟在他身后，边扔石头边喊叫：“卖国贼！卖国贼！”一天，他从